



包法利夫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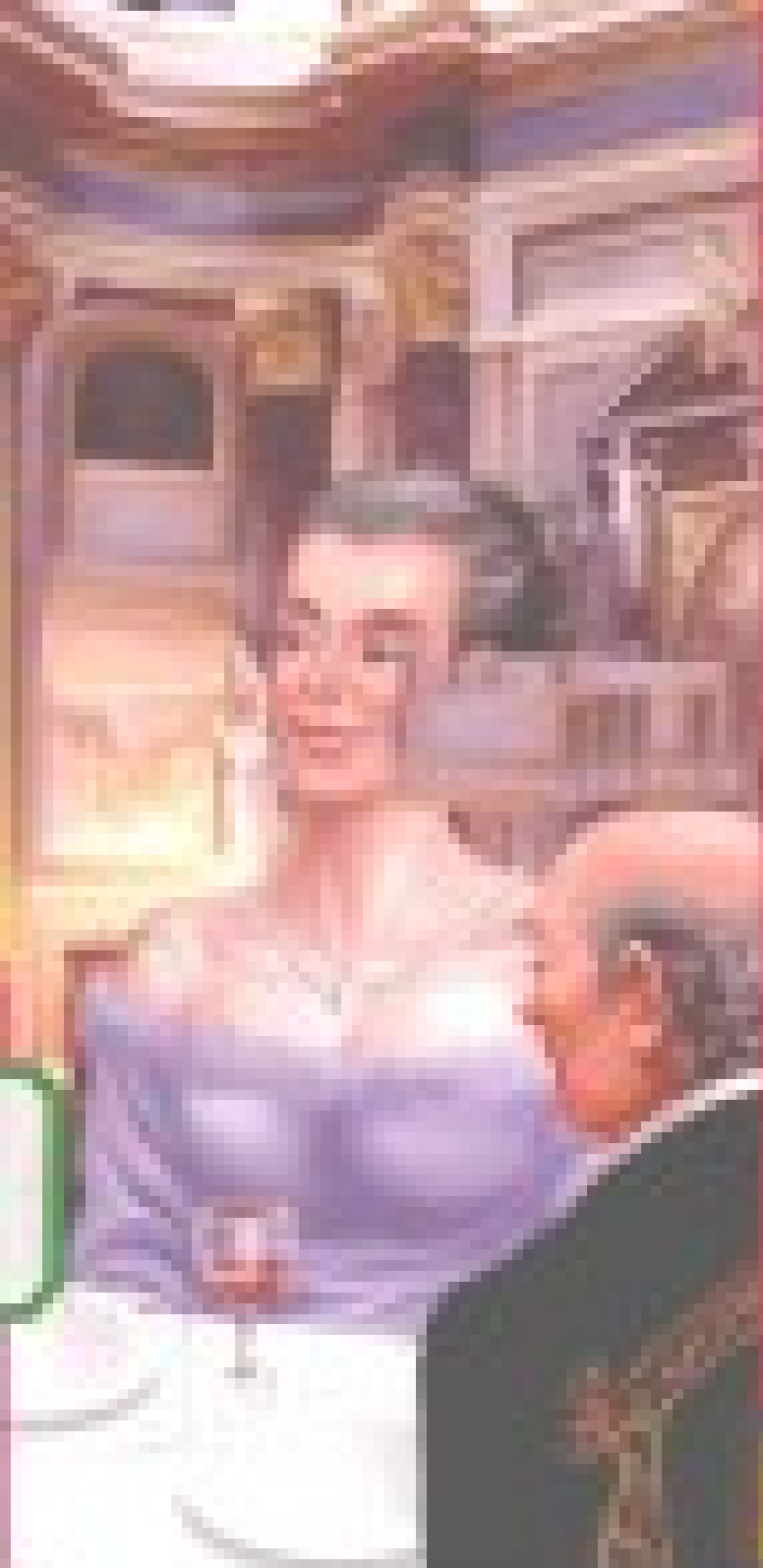
【法】福楼拜◎著

余潜◎主编 魏明祥◎译写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

包法利夫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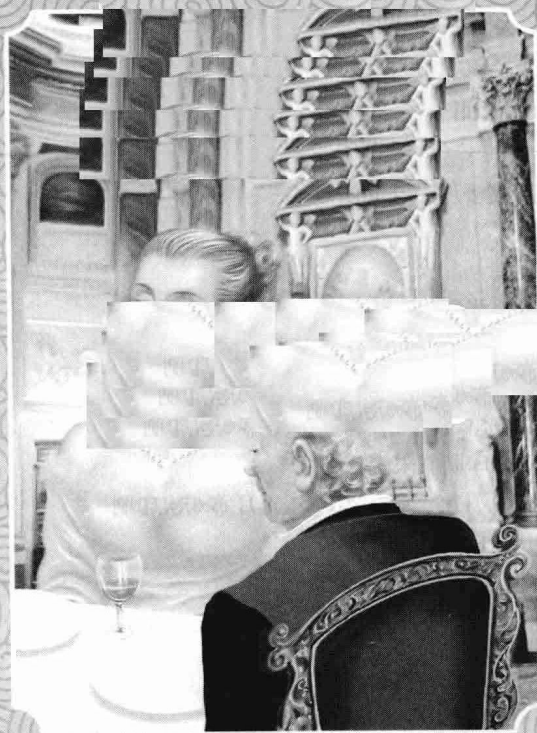


包法利夫人
作者：[法] 福楼拜
译者：李健



包法利夫人

【法】福楼拜◎著

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包法利夫人/(法) 福楼拜 (Flaubert, G.) 著; 魏明祥译写. —长春: 吉林文史出版社, 2001. 9 (2010. 4 重印)

ISBN 978-7-80626-172-9

I. 包... II. ①福... ②魏... III. 长篇小说—法国—近代—缩写本
IV. I565. 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81608 号

包法利夫人 Baofali Furen

原 著 【法】福楼拜 Flaubert, G.

主 编 徐 潜

译 写 魏明祥

责任编辑 张 克 张雪霜 钟 杉

封面设计 原创在线

插 图 北京灵动之翼工作室

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(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)

印 刷 北京洲际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3 次印刷
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 4

印 数 5 001—8 000 册

书 号 ISBN 978-7-80626-172-9

定 价 8.00 元



导 读

斯汤达深刻，巴尔扎克伟大，但是福楼拜完美，十九世纪法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居斯塔夫·福楼拜（1821—1880），以宗教般地虔诚，为我们塑造了具有悲剧意义的女性形象——包法利夫人埃玛。

埃玛沉迷于“浪漫主义的忧郁，回应大地和永生”，使她游离一个农民的女儿，成为一个“多余人”。

她爱过夏尔、莱翁、罗多夫，不如说她爱上了爱情，爱上了暝暝之中情人的影子，而并非现实中的男人，她真诚地爱着自己的爱情，然而肉欲的满足填不平精神的渴求，她是一个肉体堕落而精神依然执著于生活的幻梦的女性。

埃玛是当时社会一手造成又一手毁灭的牺牲品，这个作者“最哀情”的主人公因债台高筑，被爱情遗弃服毒自杀，如美丽的蝴蝶驶向虚无的列车中，唱一首令人难忘的哀歌。

福楼拜从1851年9月动手写《包法利夫人》，1856年，当这部小说在《巴黎杂志》上发表后，立即轰动了法国文坛，福楼拜因此获得了盛誉。但小说的批判锋芒触犯了当局，他受到控告，历经磨难，小说再度声名大振。

通过埃玛寻梦的一生，读者可以感受到福楼拜那种与生俱来的对人生、对世人的悲观主义倾向。小说独特的艺术风格，使它成为当时法国一部“新的艺术法典”。



目 录

一、夏尔·包法利	1
二、夏尔与埃玛之恋	5
三、婚姻的枷锁	10
四、沃比埃萨尔的舞会	17
五、迁居荣镇	24
六、包法利夫人与罗多夫的恋情	45
七、包法利夫人与莱翁的爱情	74
八、埃玛之死	104
九、夏尔·包法利的毁灭	118





一、夏尔·包法利

我们正上自习，忽然校长走进来了，后面跟着一个没穿校服的新学生和一个端着一张大课桌的校工。正打瞌睡的学生们纷纷起立。

校长挥手让我们坐下，然后转身对班主任低声说：“罗盖先生，我把这个学生交给你，上五年级，可以的话，把他升入高年级。”

新学生坐在门后墙角里，这是一个乡下孩子，十五岁左右，他神情显得十分懂事，又显出局促不安。穿一双很少擦油的显出几分笨拙的结实钉鞋。

大家开始背课文。他全神贯注，拘谨得腿都不敢跷起来。两点钟时，下课了，班主任不得不提醒他和我们一起整队。

我们有个习惯，一进教室，就把帽子随便往地上一扔，好腾出手来做功课，不知他没注意到，还是不敢照着大家一样做。祷告完了，新生还把鸭舌帽放在膝盖上。这顶混合式的帽子，看起来是个十足的蹩脚玩意，十分难看。

教员喊道：“起立。”

他一站起来，鸭舌帽忽地掉在地上。全班人一阵大笑。他连忙弯腰去拣帽子。

饶有风趣的教员说：“小家伙，丢掉你的战盔吧。”

学生们哄堂大笑，可怜的孩子手足无措，他坐下来，又把那丑玩意儿放在膝盖上。

教员继续说：“站起来，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。”

新生叽里咕噜，说了一个名字，谁也没听清楚。

老师喊道：“大声点！大声点！”

于是新生下了极大的决心，张开大口，扯开嗓子喊出几个字：“下坡乏力。”



Baafali
Juren



这下像炸开了锅，教室里一片嘈杂声，还夹杂着尖叫，沸沸扬扬，好不热闹。

由于大罚功课，教室秩序逐渐恢复了，教师最后听出夏尔·包法利这个名字，经过听写、拼写、重读，立刻罚这个可怜虫坐到讲桌底下的懒板凳。可他走以前又迟疑起来。

教员问道：“你找什么？”

“我的鸭……”

教员生气地喊道：“全班罚抄五百行诗！”

“至于你，新来的学生，把拉丁文动词‘笑’变位二十遍。”

然后声音变柔和一些：“哎！你的鸭舌帽，你回头会找到的，没有人偷你的。”

一切又平静下来。

夜晚他在自习室，我们看见他学习认真，一个个字查字典，很辛苦。看来，就靠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，他才没有降班。他父母图省钱，后来很迟才送他上中学。

他的父亲夏尔·德尼·巴尔托洛梅·包法利先生，原来当军医副，1812年左右被迫退役，当时靠着他的外表，顺手牵羊，捞了六百万法郎一笔嫁资：一个帽商姑娘爱上他的外表，给他带来的。结婚头两三年，他靠太太过活，吃得好，起得迟。岳父死后，没留下什么，他办实业，赔了钱，随后退居乡野，想靠土地生利，可他又不肯种田，最后他决定还是放弃一切投机。

于是他以两百法郎一年的租金，在科州与皮卡尔迪交界的一个村子里，租了房子，从四十五岁起，就深居简出，不愿与人交往。

他女人开始迷恋他，倾心相爱，谁知到头来，他倒生了外心。开始随随便便起来。她含辛茹苦，开始并不抱怨，后来实在忍无可忍，干脆沉默寡言，置之不理，忍气吞声。她四处奔波，忙个不停，而老爷照旧饱食终日，无所事事。

她生了一个儿子，必须交乳娘喂养。每当小宝贝回到家，便娇生惯养如同王子。他按斯巴达方式，从严管教，望日后能成大器。可这孩子天性温和，有负于他的苦心。母亲终日对他喋喋不休，充





满了伤感的乐趣和絮叨的柔情。她生活孤苦伶仃，对丈夫没有依托，因而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。她教他认字，甚至弹着她的旧钢琴，教他两三支抒情小调。就这样，孩子在村里闲逛着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一天天成长起来，他身体如同一棵橡树，手臂结实，肤色健康。

十二岁上，母亲给她争取到启蒙教育，由本堂神父任教。但上课时间少得可怜，又不固定，因而效果不大。神父对孩子一直表示满意，甚至夸他说，年轻人记性好。

不能再让夏尔这样下去，太太态度坚决，义无反顾地要送儿子读书。老爷不再抗拒让了步。一晃又过去了半年，第二年十月底，这才决定把夏尔送进鲁昂中学念书。

现在没有人能想起他当时的情形，只知这男孩性情温顺，游戏时玩耍，自习时用功，在教室认真听讲，去寝室睡得甜，在饭厅吃得香。每周四晚上，他用红墨水给母亲写一封长信。

他靠着用功，在班上永远接近中等生，也这样一直保持下来；甚至有一次，他考博物，竟得到表扬。但是临到第三年末尾，父母决意叫他退学读医，深信他靠自己，就能通过中学毕业会考。

母亲在洛拜克河附近相识的染匠家，给他在五楼挑了一间屋子，讲定房饭钱，弄来几件家具，随后她陪儿子呆了一星期，再三叮咛他做个老实正派的人，今后就只剩他一人了，离家在外，一定要细心照料自己，母亲将一切安排妥当，这才回乡。

布告牌上的课程表，他一念，就觉得脑袋发胀：解剖学、病理学、生理学、临床课、治疗学，还不提卫生学和药材论，没有一个名词晓得来源的，个个像庙门，里面既庄严又黑暗，根本摸不着头脑。

他完全不懂，听也白听，他跟不上。可是他用功，他记录了成本的笔记。每课必到，实习从不缺席。

为省钱，母亲每星期托邮车给他捎来一块叉烧小牛肉。上午从医院归来，他一边取暖，一边用叉烧肉就午餐吃，饭后又去上课，下课后回到住所。晚饭后接着上楼回到自己房间，埋头用功。

夏季美好的黄昏，郁热的街巷空空落落。他推窗远眺，透过那



迷人的黄昏景色，那远方的家乡多么令人向往！

他瘦了，身材变得修长，脸上显出哀怨的表情，几乎惹人好感了。

原来下的决心，漫不经心统统丢到脑后，有一次不实习，第二天不上课，尝出了偷懒味道，索性渐渐不去了。他常跑小酒馆，迷恋骨牌，给女友们唱歌曲，还学会了调五味酒，最后，懂得了爱情，心中萌动了前所未有的想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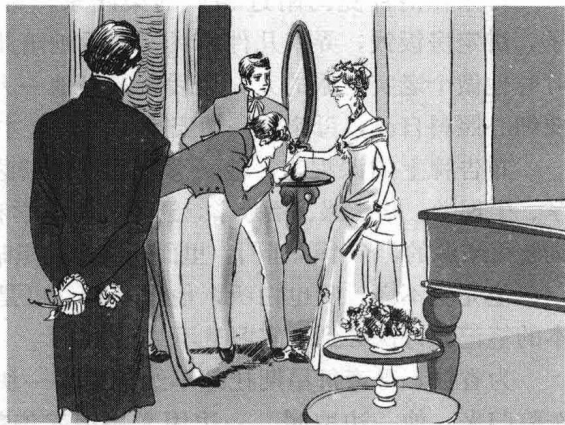
他这样准备医生考试，结果自然彻底失败。当晚，家人还等着为他祝贺成功呢！

他走回村里时，心里思虑着该怎样应付这事，他托人找母亲出来，一五一十讲给她听，母亲原谅了他，五年以后，被隐瞒的包法利先生才知道事情的缘由。夏尔这时才重新用功，再次准备他的考试，预先背下全部问题，他录取了，而且分数相当高。这对他的母亲，是个大喜的日子，是她看到希望燃起的日子，他们大摆酒宴，热烈庆祝。

他到什么地方行医呢？托斯特。帮他在托斯特挂牌行医还不算完，她还给他物色到一个媳妇，她是迪埃普一个寡妇，四十五岁，年收入一千二百法郎。

迪比克夫人尽管长相难看，骨瘦如柴，但上门求亲者却不乏其人。包法利夫人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击败了所有对手。争取到了这个虽丑但却拥有资才的儿媳妇。

夏尔原本以为结婚后条件将改善，自己可以更自由，花钱可以随便。然而，谁料想婚后家里是他太太当家，一切都得听她的吩咐，她每天早晨要喝巧克力，晚间要向他唠叨苦恼，还要他一个劲儿疼她、关心她、爱她。





二、夏尔与埃玛之恋

有一天夜晚，十一点钟左右，远处传来了马狂奔的声音，把他们从睡梦中惊醒。女仆透过天窗，问清下面一名男子的来意。他是来请医生的，还带了一封信。

这封信求包法利先生马上去贝尔托田庄给一个摔伤的病人接一条腿。然而六古里远的路，夜里又一片漆黑，太太担心丈夫漆黑的夜里出门出意外，因此决定夏尔等五小时后，月亮升起时再动身。

清晨四点钟左右，夏尔披上斗篷，向贝尔托进发。刚离开热被窝，他还睡意蒙眬，随着牲口平稳脚步摇摇晃晃往前走着。经过瓦松镇时，他望见一个男孩坐在沟边草地上。

小男孩问道：“您是医生吗？”

听到夏尔的肯定回答，小男孩跑开了。

一路上听向导介绍，医生了解到：医治的病人鲁奥尔先生想必是本地一位最富裕的农民。昨天黄昏，他在邻居家里“过三五”，回来的路上摔断了腿。他太太已经死去两年，身边只有他的一位千金小姐帮她持家。

进入贝尔托时，马受惊了，来了个大闪失。

这是一家外表殷实的田庄，长长的羊圈，高高的谷仓，墙面光滑，犹如人手，院子里种植着一排树木，池塘边，传来了鹅群的欢叫声。

一位年轻女人，身着三道镶边饰的蓝色丝绒长袍，在门口迎接包法利先生，请他到厨房坐下，那儿生着旺火。

夏尔上二楼看病人。只见他躺在床上，这是一个五十岁光景的矮胖男人，皮肤白净，前额光秃。现在轻声呻吟起来。

骨折情况简单，没有任何并发症。夏尔怎么也没有料到会有这



么容易治的病。女仆撕开一块布做绷带，埃玛小姐也试着缝制小垫子，她花了很长时间找针线盒，缝垫子时不小心扎了手指头，轻轻放在口里吮吸了几口。

她指甲如此洁白，比迪埃普的象牙还洁净。可她的手并不算美，她有一双美丽动人的大眼睛。她目光大胆坦率，天真无邪，透露着惹人怜爱的光彩。

包扎完了，鲁奥尔先生亲自邀请医生，在回去前吃点东西。

夏尔下楼来到底层厅堂。

他们起先谈病人，后来闲谈起来。从谈话中夏尔了解到鲁奥尔小姐在乡间过得并不开心，尤其是现在，田庄几乎完全由她一个人照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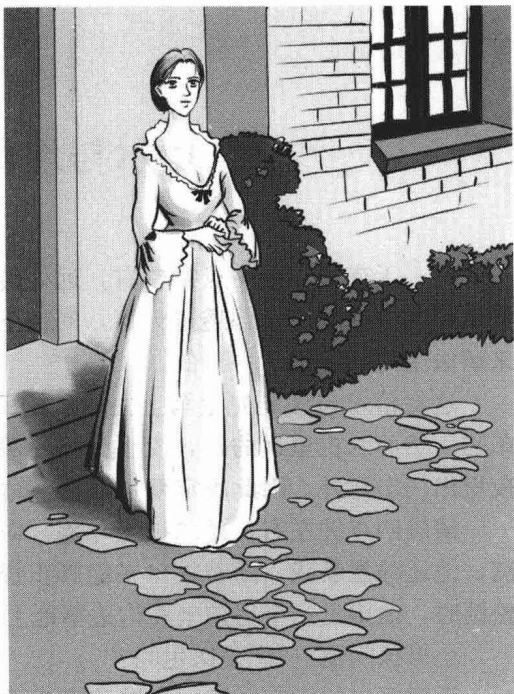
她的脖子从白色翻领下面露了出来。头后盘一个大发髻。乡村医生是生平第一回见到这样的发型。

上楼告别了鲁奥尔老爹，夏尔又回到了厅堂。她转过身来，问道：“你找什么东西？”

他答道：“对不起，我的马鞭。”

原来鞭子掉在口袋和墙壁之间的地上。埃玛小姐瞥见了，俯身去捡，夏尔为表示殷勤，也连忙跑过去，同样伸出胳膊。两人之间摩擦了一下。她涨红了脸，赶紧立直了，把鞭子递给了他。

原来答应三天后再来贝尔托，可他第二天就来了。往后，他通





常一星期来两次，这不包括他有时意外地临时看望。

不过，一切顺利，伤腿按常规逐渐痊愈。一个半月后，人们已看见鲁奥尔老人在他的“寒舍”里试着自己走路了。大家开始对包法利先生赞不绝口，并把他看成名医。

至于夏尔，他并不追究他为什么喜欢去贝尔托。他感到有一股磁铁般的吸引力。去时，他总是一大早起床，策马急驰。他喜欢鲁奥尔老爹拍着他的肩膀，叫他救命恩人，喜欢埃玛小姐的小木鞋，发出嘎吱声响，一股莫名的巨大的驱动力驱使他一次又一次重返旧地。

她总是送他到第一级台阶。

夏尔频繁拜访贝尔托的初期，太太免不了想知道病人底细，后来她听说鲁奥尔老爹有一位千金时，难免生疑赶紧四处打听，得知鲁奥尔小姐在修道院长大，还受过良好教育，自然懂得跳舞、地理、绘画、做绒绣和弹钢琴了，这还了得，她寻思。

“就因为这个，所以他去看她时容光焕发，还换上新背心，也不怕雨淋。”

她本能地憎恨她。她责问他，既然鲁奥尔已经痊愈，凭什么理由他还老去贝尔托？因为那有个心上人。他要找城里小姐。

“鲁奥尔老爹的女儿，一位城里小姐，去他的吧！他们家的祖父是放羊的。”

被她吵得厌烦不过，夏尔只好不去贝尔托了，表面顺从，可内心愿望强烈，不甘心就此罢休。

初春的一天，安古镇的一个公证人，即迪比克寡妇的财产代管人，带着他事务所的全部现金潜逃了。她现在几乎什么也没有了，公爹大发雷霆，埋怨老婆坑了儿子，夏尔想为她分辩几句，父母一气，拂袖而去。

可能气急攻心，过了一个星期，她吐了一口血，死了！真出人意外！

办完丧事，夏尔回到家里，楼里空无一人，他沉浸在悲痛梦境中，直到天黑，毕竟她是爱过他的。

一天上午，鲁奥尔老爹给夏尔送来治腿的医药费，七十五法



郎，外加一只母火鸡。他已经知道了医生妻子不幸去世，因而尽力安慰他，拍他的肩膀道：

“我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！我也像你一样，经过这事！我老伴去世时，我也曾一度消沉，没有了活的念头，但人总要活下去，包法利先生，你应该振作起来，一切总会过去的！到我们家做客吧，你可知道，我女儿一直想念你，她常念叨，说你把她忘了。”

夏尔听从他劝告，又去了贝尔托。他发现这儿一如往昔，和五个月前一样，风光依旧。

在他看来，医生心境忧伤，她理应对他百般体贴。还给他讲故事，夏尔无意中竟破涕为笑，但一想起亡妻，脸又由晴转阴。咖啡端上来，他又不再生想念她了。

他逐渐适应了独居生活，对她的思念日益淡薄。

现在他觉得舒服自在，饭时也无入限定，他接受许多人的安慰。妻子的死倒使经营好转起来，一个月以来，他名声大作，顾客增多，心中一种朦朦胧胧的幸福感油然而生，人也显得精神焕发。

一天，他到田庄时，已是三点左右了，他走进厨房，起初没有发现埃玛，因窗的挡板已经关上，月光从烟窗下泻，宛如给铁板上的煤烟覆盖上一层柔细的绒毛，冷却的灰烬被染成了浅蓝色。埃玛在窗子和炉灶之间缝衣服，她没有披头巾，裸露的肩膀冒着汗珠。

按乡间习俗，她请他喝点酒。他起初不肯，她坚持要他喝，最后笑着建议，就算陪她喝一杯。

她又坐下来，再拿起针线，织补一只白棉袜。她不言语，低下额头，只是织补。夏尔也不言语。

她诉说入夏以来，就感头晕，又谈起修道院，夏尔谈起他的中学，他们彼此有说不完的话。后来，他们上楼来到她的卧室，她给他看她的旧音乐本，还谈及她的亡母……

晚上回到家里，夏尔一字一句仔细推敲她说过的话，尽力追记，补足话里的意思，想知道相识前她是怎样生活的。接着，他寻思，如果她结了婚，会变成什么样？埃玛的面庞总是在眼前浮现，一种单调的声音，好比一只空心陀螺在耳边嗡嗡作响，他通宵达旦





地想呀想。

夏尔决定，一有机会就向她求婚，但每次机会来了，又害怕词不达意，因此一拖再拖，迟迟不敢开口。

女儿留在家里，没有什么好处，有人把她娶走，鲁奥尔老爹求之不得。他从内心体谅女儿，认为她才高气盛，哪能一辈子种庄稼——上天诅咒这该死的行当！他种庄稼不仅没有发财，而且年年亏本。

他看见夏尔一接近自己的女儿就满脸绯红，这表明有那么一天，夏尔会向女儿求婚，对此事他反复思考过，夏尔虽不是他理想中的女婿，但人们说他有教养，估计嫁妆也不会要求过分。

他打定主意：“如果他向我女儿求婚，我就给他。”

九月，夏尔来贝尔托住了三天。要离开时鲁奥尔老爹送他一程，眼看要分手了，是时候了。夏尔心里暗自盘算，他终于轻轻地说：

“鲁奥尔老爹，我打算同你谈一件事。”

他们站住了，可夏尔又不往下讲了。鲁奥尔老爹笑微微道：

“把你的事说给我听吧！我有什么不清楚的！”

夏尔结结巴巴地说：

“鲁奥尔老爹……鲁奥尔老爹……”

田庄主继续道：

“对我来说，我求之不得。尽管闺女和我是一个心思，不过总该问问她本人意见才行。如果她答应，不用你转回来，为了怕你心里着急，我会打开窗挡板，推到紧贴墙壁，你俯身在篱笆上就可望见的。”

说完他去了。

夏尔跑回到小路上焦急地等待着，半个小时过去了，又等了十几分钟。蓦然，墙边传来响声，窗挡板大开，响板抖动不已。似乎连作振动了夏尔的心。

翌日上午，才九点钟，他就到了田庄。因为按情理说，举行婚礼也要等到夏尔除服，也就是来年开春。

冬天在期待和喜悦中度过。鲁奥尔小姐忙着备嫁妆，筹备婚礼。

婚礼按常规举行了，来了四十三位客人，酒席花了十六小时，第二天又开始，持续了好几天。



Baculi
furen



三、婚姻的枷锁

宾客一大早就乘车来了，各式的马车聚集此处，双方亲戚全都邀请了，过去闹别扭的朋友，又言归于好，多日不见的好友，也重叙旧好。

篱笆后不时传来鞭子的响声，栅栏门紧跟着开开，便见进来一辆小货车，直奔台阶第一级，猛地停住。乘客从四面八方下车后，有的揉揉膝盖，有的伸伸胳膊。妇女、孩子、先生们都穿着考究，当然有些人（这些人当然应该坐下席）穿着出门穿的工作衣。

村公所离田庄半古里远，去时步行，教堂行礼回来，仍是步行。乡村乐师走在最前面，提琴的卷轴扎了彩带，新人随后，亲友们随意组合行走着，孩子们落在最后，自己玩耍着。鲁奥尔老爹头戴一顶新缎帽，挽着包法利老太太。至于亲家包法利老人，打心里瞧不起这些庄稼汉，这时正向一个金黄头发的乡下姑娘，滔滔不绝地卖弄小咖啡馆风行的情话。她不时点着头，脸庞绯红，羞答答地听着。别的宾客也纷纷谈论着，各自说自己感兴趣的事。琴师的琴声悦耳动人，惊动了小鸟，展翅飞散了。

酒席摆在车棚底下。菜有四份牛里脊、六份炒子鸡，还有煨小牛肉，三只羊腿，当中一只烤肥小猪，边上四根酸模香肠。墙角是盛烧酒的水晶瓶。他们从伊弗托请来一位点心师，专做圆馅饼和果仁糖。上点心时，他亲手端出一盘塔式大蛋糕，令人惊叹叫绝。首先底层是一块方形蓝色硬纸板，庙宇状，四周塑着粉灰小雕像，第二层耸立着一座城堡主塔，周围是玲珑精巧的碉堡群，最后在上层平台是一片绿茵草地、山岩、奇石、湖泊、小爱神打秋千，两束玫瑰花蕾，代表顶部圆球。

人们一直吃到晚上。坐累了，就来到院子里蹁跹蹁跹，或者





到库房玩瓶塞游戏，看谁能打下瓶塞上的钱，然后又回来入席。到后来，有几个人睡着了，打着呼噜。可一喝咖啡，大家又来了精神，大家又都做着开心事。

仍留宿贝尔托的客人通宵在厨房喝酒，孩子们则早已在长凳底下进入梦乡了。

新娘事先央求父亲，免去闹房习俗。不料有个亲戚，对准钥匙眼儿，拿嘴往里喷水，鲁奥尔制止他，解释：女婿是有身份的人，不可以这样闹。亲戚勉强依了，可心里嫌鲁奥尔傲气。和另外四五个客人在角落里，嘀嘀咕咕，话里带刺，咒他败家。

包法利老太太整日没开口。什么事全没同她商量，她老早上了床，她的丈夫抽雪茄吸到天明。

夏尔生性不谈谐，所以婚礼上表现并不出色。对于宾客们的俏皮话、奉承话、轻佻话，他只有招架之功，哪有还嘴之力。

第二天，出乎意外，他却判若两人。大家几乎把他当作了昨日的新娘，而新娘今天则讳莫如深，行若无事。夏尔则毫不掩饰，他亲热地喊她“夫人”，逢人打听，四处找她。

婚后两天，新婚夫妇就起身回家。因为要给人看病，夏尔不便久留。鲁奥尔老爹套上他的马车，亲自送他们到瓦松镇。在这里，他最后吻抱了一次女儿，就下车往回走。走过一段路他停下来，回头望着渐去的马车，长叹一口气，从前的景象历历在目，妻子怀孕时，两人的亲昵甜蜜，从岳父家接新婚妻子回家，路上她对他甜美的微笑。可是岁月如梭，当他回首远眺时，路上已空无一人。一股凄凉之感，蓦然涌上心头，好似一座搬空家具的房屋，人去楼空，他顿时真想去教堂边走一走，看看他妻子的坟墓。可他担心去了，反而愁上加愁，因而就径直回家去了。

六点钟左右，夏尔夫妇回到了托斯特。左邻右舍们纷纷前来看热闹，一睹新娘的风采。老女仆向女主人致意并问候，抱歉说晚饭尚未做好，请太太稍等，可先看看自己的家。

房屋正面，一式砖墙，正好沿街，或者不如说是沿路。右手为厅房，也就是餐厅兼起居室。红边白布窗帘，窄窄的壁炉框架上，